

# 二月二 龙抬头 喜上眉头

□鲍海英

“二月二,龙抬头;龙抬头,喜上眉头。”每当听到这首民谣,我的眼前就会呈现出一幅春天的画卷:明媚的阳光下,春风扑面,鸟语花香的醉人春光里,每个人都是喜上眉头!

记得读书时,老师念白居易的诗:“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街头一字行。”我们年幼不懂,老师解释说:一场新雨刚过,万里碧空晴朗,田野中草发芽,菜生叶,万物复苏,春风荡漾,这时一群青年男女穿着轻衫,骑着细马,来到渡口,一字排

开。准备渡河去,采花挑菜,踏青游赏。

啊!这是何等醉人的美妙画面!从此,我记住了白居易的这首诗,也记住了每年“二月二,龙抬头”这个日子,在每年这个日子来临时,我就会感到有一种快乐和激动,像是有许多小虫子在咬着我的心,让我按捺不住自己,感觉喜上眉头。

记得小时候,我问爷爷,什么叫“龙抬头”?爷爷告诉我,古代天文学家用二十八宿来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的位置和判断季节,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宿组成一个完整的龙形星座。其中角宿恰似龙的角。每到二月以后,

黄昏时“龙角星”就要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故称“龙抬头”。

接着爷爷还给我讲了一个神话故事:相传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玉帝下令三年内不准向人间降雨。但司掌天河的玉龙不忍百姓受灾挨饿,偷偷降了一场大雨。玉帝得知后,将玉龙打下天宫,压在一座大山下面。还立了一块石碑,上书:“龙王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人们为了拯救龙王,想到了以爆玉米花代替金豆。到第二年二月初二这一天,家家户户爆玉米花,并在院里设案焚香,供上“开花的金

□侯发阳

刚过雨水节气,时近惊蛰,春寒料峭。一日气温骤降,狂风大作,冷雨肆虐。这样的夜晚,人也十分闲散。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事也不想做。沏上一杯茶,于书桌前端坐,调暗灯光,静静地闻听风雨的阵阵叩窗声,心情也更为恬淡。

手捧茶杯,呷一口茶,含嘴里缓缓吞下。有甜有涩有苦,却有一股清香绕鼻,沁人心脾。我素来不会品茶,更不会分辨毛尖、龙井、碧螺春,只简单地将之分为红茶与绿茶。凡杯中茶水呈青绿色则唤之绿茶,反之则为红茶。年少时,弄堂口有一汪姓老多,以卖茶为生,一分钱一杯。小方桌上十余个玻璃杯一溜儿排着,里面盛着褐色的红茶水,上面覆盖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玻璃片,遮挡不少品茶的乐趣。壶中放茶叶七克至八克,泡之,漏之,品之。茶是上等的茶,壶是上等的紫砂壶。抿一小口,却是真正的齿间留香、余味无穷。朋友还告诉我,好茶要用好壶,

## 吃夜茶

无论是贫穷的昔日,还是小康的今天。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茶总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久而久之,喝茶的习惯已成为中国人的传统。我虽说不会品茶,却也离不开茶。上班后第一件事,便是洗杯沏茶。偶尔断了茶叶,便匆匆赶去买来,沏上一杯,暖身暖心。后来养成了习惯,每逢春茶上市时,便买许多斤,用小纸包分别包好,放入石灰瓮里,随取随用,好似新茶。时间一长,人也懒散许多,成了随用随买。虽省了许多麻烦,但却少了诸多乐趣。

不久前在朋友处喝茶,聆听了不少品茶的雅趣。壶中放茶叶七克至八克,泡之,漏之,品之。茶是上等的茶,壶是上等的紫砂壶。抿一小口,却是真正的齿间留香、余味无穷。朋友还告诉我,好茶要用好壶,

豆”,专让玉帝看见。玉帝一看人心所向,只好放出龙王,让他继续给人间兴云布雨。

小时候,我就不太信神话,爷爷讲这个故事时,我就说他尽骗人。“究竟什么叫龙抬头?”我不依不饶地问。爷爷说:“龙抬头,就是说冬天已过去,春天已来到。这个时候,睡觉的小虫要醒过来了,地里的小草要拱出来了,树上的小鸟要叫起来了。”爷爷的话,我还是不太相信,因为我感觉到天气还冷,可真等我在地里发现了一只小虫子时,我才相信,龙一抬头,就连冬眠的小虫子也是喜上眉头了。

在我的家乡,每到二月二,家人都要早早起床,据说在龙抬头这天,早点起床的人,才能把富裕迎回家。

是啊,一年之计在于春,谁不想把富裕迎进家?只是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每年二月二没到,他们都已走出家门,或去城里创业,或去他乡打工。因为真要想把富裕迎回家,“龙抬头”这天早点起床是不行的,还必须靠自己去打拼才行,真正创业致富了,他们才会喜上眉头。

还要不时换壶,谓之“养壶”。只有养活了壶,才能沏出好茶。我听罢却暗暗叫苦,家里的几把壶早就布满尘灰。其中一壶还是出自名家之手。当初朋友送来此壶,小女才四五岁,一个转身就将壶盖摔落于地。那位工艺师闻知此事,重新制作了壶盖送来,模样没变,无奈色泽总有偏差,唯有望壶兴叹了。普天之下,完美无缺毕竟是少数,留下一点缺憾,也不失为人生记忆中的点缀。

窗外狂风愈盛,雨势更烈。低头凝视杯中茶叶浮起沉落,忽上忽下。继尔想到,人生莫不如此?沉沉浮浮,此一时彼一时。但只要芳香依旧,余韵缭绕,又何必在乎沉浮?

夜渐深,茶渐凉,嚼上几片茶叶,留清香无限。

## 奔跑的春天

□马亚伟

乡间的风,是温煦和柔软的,仿佛少女的芊芊玉手。你看它,翘起兰花指,优雅地调弄着季节的调色板。

先是轻轻点染的绿色,薄薄一层浅草,淡淡一行柳烟,都像淡绿色的轻纱,在天地之间舒展开来。这是春天醒来的第一个梦,美丽而飘逸,一切都随之欢欣地张开眼睛。随后,绿色开始泼墨淋漓,万木争春,翠色渐浓。深深浅浅的绿色,远远近地招摇起来,春的底色完成了。

绿色的底子上,是要点缀万紫千红的。是谁轻轻抖落画笔,勾勒描摹,缤纷的色彩,便泼泼洒洒,喧闹了整个春天。乡间的春天,一直是动态的,人们跟着春天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温暖。

农人们伴着第一声春雷,走上田头,在松软的土地上行走。麦苗已开始返青,一片一片,都是丰收的期许。泥土里的收获,从春天开始。还有一些种子,要在春天洒下。种子喜欢聆听泥土复苏的歌唱,它们会在三月的暖阳中萌发,孕育新的希望。田间地头开始热闹起来。

田里的草也不甘示弱地长起来,农人们并不恼。草是调皮的,一茬一茬,生生不息,好像在与人做着顽皮的游戏。那么,就让孩子们来对付这些不安分的草吧。

乡间的春天,在孩子们的脚下,灵动起来,奔跑起来。绿色涌动的原野,到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长一声,短一声,如错落有致

的音符,曲调明快。蝴蝶和鸟儿翩然飞过。风滑过脸颊,像一片温柔的鸟羽,光滑凉爽。孩子们打猪草,有时也逮蚂蚱、追野兔。满地的野草嫩生生的,马齿苋、灰灰菜、麻参菜……还有狗尾巴草,毛茸茸地招摇着。孩子们把它们大把大把收进竹筐里。家里的小猪仔,吃起来满嘴淌着浓浓的绿汁水,很是贪婪。

孩子们跑得越快,到处留下他们的脚印。堤上的柳树,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早已萌动生机。孩子们折下细细的柳条,编成帽子,戴在头上,追逐嬉戏,翠色便飞快地奔跑起来,一路欢歌。有的孩子,折下一截柳枝,用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拧,薄薄的树皮儿脱落下来。树皮儿成了一只小小的柳笛。柳笛像一只小蜡笔,孩子们放在嘴边吹。于是,柳堤上响起了一支支悠远古老的曲调。笛声四起,高低错落。孩子们把春天含在嘴边,满心欢喜。

乡间的天,又高又远。常常让人想到鲲鹏,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乡间的天空,是自由的天堂,让人的心,也如蓝天一般开阔辽远。

在乡间,春天是一个动词。蜗居在城里的人,哪里见过奔跑的春天?乡间的春天,是奔跑着的。跑着跑着,梦想就飞起来了。

## 春日杂感

□史飞翔

半夜里被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惊醒,侧耳倾听似乎有雨声,但又不能确定。心里想着起身看个究竟,身子却蜷在被窝不动。看来我确实是累了,身体上、心灵上累了。

躺在床,黑暗中睁着一双眼睛,脑子里汹涌着的是清末改革家张维屏的一首诗:“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

昨夜雨疏风骤。沉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早晨睁开眼,但见得一地残红。其中最使人感伤的莫过于窗前那株亭亭玉立的白玉兰。昨日里还是鲜花怒放,此刻却纷纷落地,香消玉殒,化成了春泥。

显然夜里是下过雨,否则怎可能催红发绿。春天好像是在一夜间呼啸着、奔跑着来到人间。从料峭的春寒到眼前的春意阑珊,不过是瞬间而已。

或许是因为我们情感的粗糙和心灵的封闭,平日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景物此时此刻却是如此的楚楚动人 and 耐人寻味。所有的树叶都像水洗过似的,绿油油、亮晶晶的。站在阳台上端详着那一片无尽的绿,心中便升腾起一种感动——为那无言的春风,为那涌动的生命。

原野里尽情绽放的是那各式各样五颜六色、错落有致的好看

花儿。火红的是桃花、粉白的是梨花、满眼金黄的那是油菜花……再加上远处层层梯田上那摇曳着袅袅身姿的麦苗,真的是“大地一片春如海”。

望着河堤旁婀娜的垂柳,我思绪万千。“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古人渴望的是功名,而我为的又是什么呢?

春风浩荡,草木峥嵘。按理说,春天是最能让人欢欣鼓舞的。可是不知为什么,面对着这红花、绿草、园柳、鸣禽,我却伤感得要死。我几乎不忍看到任何美妙的事物。越是美好的事物越让我感到生命的流光与残酷。

最近一个时期我的心里充满了忧郁和焦虑。它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使我常常无端地陷于绝望与恐惧。除了失眠我还常做噩梦。有一天晚上我竟然梦见自己只身一人挣扎在一片沼泽泥地中帮助人类寻找最后的出路。我一直想不明白我怎么会做出这样荒诞、可笑而且近乎无知和无耻的梦来。然而事实上我的确是做了。也许我的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崇高的悲剧意识,孤零零,但却要坚持。

在春天的某一个早晨,我坐在一片油菜地旁。望着那金灿灿的黄花儿,伤感,流泪。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别人永远是没法理解我的,因为我永远只活在我自己的内心中。

## 等候

□梅香生

暮霭中  
风吹树叶沙沙响  
疑是你多情的呢喃  
曾经的应诺  
像夜空中的星星  
永远闪亮

湿润的夜风  
溜进你的心房  
不知是否打湿  
你矜持的心  
  
多情的等待  
总是这样漫长  
夜已深沉  
请让我进来  
点亮你的心灯

我在入夜的门前  
敲你的窗



向阳人家春来早。

肖东摄

## 军旅短歌 (诗二首)

□程永康

**别战友**  
车开了,你依然在那站台上  
手中举着一卷《解放军画报》向  
我挥别  
边跑着,边喊着——再见,再见  
直到列车驶出你模糊的视线

忽闪着那长长的眼睫毛  
似乎在对我讲:  
战友的情谊呀  
就像这南方的红木棉,只会越  
开越热烈、越思念

**房东大娘**  
部队冬训拉练时  
我认识一位房东大娘  
每当训练归来  
她总是一边倒着开水  
一边问短问长  
问我训练苦不苦,累不累  
当地是那样偏远陌生  
大娘是那样亲切慈祥

一股寒风从门缝吹来  
大娘掉了捋花白的鬓发  
像捧着无尽的沧桑  
油灯下大娘不眠的眼睛  
好像黑夜里明亮的星辰  
抚慰着战士们进入梦乡  
一切,是这样淡泊恬静  
又这样豁达刚强

□刘军

三岁那年冬天,我开始学着自已穿衣服。当时,我和大我两岁的二哥还有姥姥共同占用一张旧式的木床,木床很大,三个人在一起也不显拥挤。入睡以前,我常常会在这张大床上闪转翻腾,有时候还会一时兴起,与二哥厮杀一番,厮杀的主要内容是用脚互踢踢打。那个时候,二哥和我各据一头,彼此若紧挨着枕头,两个小身体就无法交接,只有将头缩进被窝里,四只脚才能纠缠在一起。常常是我们互相抵着,一直要到梦的光辉洒到被窝里来方才罢休,那张大大的木床虽然制作简单,但作为游戏的温暖舞台,对于三岁的我而言绝对足够。

到了早晨,最讨厌的事却来了,姥姥不再给我穿衣服了,要自己动手才是,幸亏当时对此事兴致勃勃。一般情况下,姥姥很早起来就做饭去了,但姥姥是细心的姥姥,她总是把我的小棉袄、小棉裤一早就放进被窝里暖着。穿

棉袄的时候倒也简单,在被窝里左伸手右伸手,然后再系上扣子就算完事,真正苦恼的是穿棉裤,必须要爬出被窝才行,不仅仅是寒气逼人,关键的问题是棉裤很紧,需要生拉硬扯半天才能提上来,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气呼啦啦都跑光了,自己也成了个彻底的小冰人。当时的棉裤不是由齐腰的松紧带固定,而是由绕过双肩的两根带子裪住,这样,将棉裤提上来之后,我还要在床上蹦跶那么几下,才能系上扣子。有一次,蹦跶的时候用力过猛,把木床的横梁给砸断了,只听“咔嚓”一声,我的小身体立刻陷了下去,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害怕,只是今天回忆起来,才抹上些惊险的色彩。若非姥姥的袒护,差点为此挨了揍。

## 记忆中的木床

不过,平常挨过的揍是不不少的,特别是在床上,发生在我二哥之间,并持续了很多年。白天要是我和二哥之间有

了初中之后,因为住校,大大减少了与木床亲近的机会。偶尔回家,我和二哥也已经实现了分床,早晨的悲剧就此落幕。虽然,二哥和我之间偶尔会有战争,但与木床已没有任何的干系。上高二那年,姥姥在某个夜间,没有任何征兆地离去了,她的一个最不孝顺的表哥闻讯后赶来,一进门就以头抢地,嚎啕大哭,被三个舅舅轮番训斥后方才止住了多余的眼泪。而我和姥姥的众多子孙女、外孙女们都没有落泪,因为姥姥的生命在84岁的时段止步,这期间的失去与拥有,岂能是哀伤的眼泪所能说明!

从那个时候起,若是我回家,若是在冬天,就需要自己一个人去温暖一张大大的冰凉的木床了。

如今,只有在临近春节的时候我才回去住那么几天,小时候那张木床仍在,因为没有上漆,木头骨架依然如旧,时间虽然没有在它身上刻下多少痕迹,但时间中的我们却都变了模样。

## 远去的村庄

□刘小鸽

每次回故乡的村庄,都会有不同的感觉,村庄好像会行走似的,离我越来越远,我只看到它的身影,但我的心永远追随它。

村口的大槐树是我必经之地。每次回来,它用最古朴的方式,抖动满树的绿叶迎接我,好像拥抱从远方回家的孩子。它亲切的目光如母亲,温暖我的心窝。如果没有大槐树,也许我会迷失方向,寻不到回家的路,找不到那种久违的温暖。然而,因为修路,后来大槐树被砍伐掉了,我的那种眷恋不舍之情,好像失去了童年的玩伴。如今,点滴的美好只能留在记忆里,时间久了也许会慢慢地淡忘。

回到村庄,喜欢听母亲讲村子里的事,和我一起长大的谁外出打工,在外落了脚,哪个老人又走了,村里又少了一口人。孩子在成长,年轻人在岁月里一点点变老。是的,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再没有从前热闹了,没有成群的孩子围着稻场捉迷藏,甚至园里的果子熟了,遗落满地都没有孩子弯腰去捡。

那口老井还在,只是变得寂静,很少有人去打水,水亦变得浑浊,上面飘着几片枯叶,光滑的井壁长满青苔。一点点的热闹

在最难的日子里也不放弃对幸福的渴望,坚信再冷的冬天也有结束的时候,春天花会开,穿过苦难的河流,走过漫长的冬季,就终会迎来生命的春天。经过苦难的磨砺,人生的春天,会更加绚丽多彩。

是,偶尔有几只鸟儿来觅食。那曾是一村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当年的欢声笑语已消失。

儿时,我喜欢看秋天老屋上的草随风摇动,冬天落在灰瓦上的雪,像一幅水墨画。如今,老屋亦不在,就像一个逝去的老者,永远回不来。那低矮的泥巴墙头,也已没有孩子坐在上面,挥着树枝学骑马了。

乡村小路上,时常会看到奔跑的毛驴车,驴身上挂着一串铜铃,铃声清脆入耳,身后腾起缕缕尘土。我喜欢坐在车上,看周围的树从眼前闪过,如今这些亦不在。还有那秋天的薄暮中拾柴的老人,躬着腰回家,背上好像背着一座沉重的山,拼尽余生的力量去拼搏命运。

如今,童年时最爱的露天电影早已无影无踪了。记得当年,漆黑的夜晚,宽大的幕布拴在两棵树上,地上坐满了人,正仰着脸看电影。灯光闪烁,声音传得很远。许多外村人一路浩浩荡荡,跑很远的路来看电影。尽管已看过多遍,但大家把每一部都当作经典,不厌其烦地反复观看。

村庄仍是那个村庄,却离我越来越远,没有昔日的风采,留下的只有那陌生的面孔和熟悉的乡音乡情。

## 诗二首

唐泽慧

春

紫萼花开茶满堂,一波绿鹭一波妆。  
碧塘池暖飞鱼雁,翠柳荫下苏杭。  
廊笳高阁藏逸韵,画楼纤纤卷花香。  
满园春色皆沾着,许我殷勤纳展凉。

景

云凄凄清抚霭流,风霜五尺动高秋。  
长笛一曲人依月,琵琶三挑花满楼。  
紫萼轩开百首醉,粉禽依舞两三愁。  
不识梁祝绝千古,怎教伊人上孤舟?